

# 特殊的嫁妆

侯发山

米香安顿男人睡下，忙罢家务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。她拉熄灯，散了架似的躺在男人身边，虽然浑身上下酸疼酸疼的，她却毫无睡意——老二孩子，早几天就要钱，说老师让交钱做校服，她推辞着一直不给。不是她推辞，是家里没钱啊。老大孩子明天也该回来了，他下个月的生活费却还没有着落……想到这里，米香眼里的泪就无声地流了出来。

米香，你哭了？男人说着话，就伸手往她脸上摸。

原来男人并没熟睡过去。米香心里一惊，忙把男人的手给挡了回去。

两人半天无话。屋子里死一样静。

米香，咱们还是离了吧。男人说道。

连同这一次，这个话题男人已经提过三次了。

不！不！米香哽咽道。

男人努力使自己笑出声来，说米香，你太苦了，听我的话，就再走一家吧，也只有这样，咱的两个孩子才能顺利完成学业。

男人不幸遭遇车祸，造成终生下肢瘫痪。两个孩子，一个在上初中，一个在读小学。为了给丈夫看病，不但花光了家

● 小小说

里仅有的一点积蓄，而且借了一屁股的债……先前，男人在外打工，米香忙罢家里忙地里，日子虽然辛苦，也还有个盼头，逢年过节，家里也还热热闹闹的。现在倒好，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塌了，所有的担子一下子压在了她的身上。不说别的，仅男人就够米香一个人忙活的。男人躺在床上，大小便失禁，伺候他吃喝，给他掏屎刮尿，擦洗身子，换洗衣服。男人出事后，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常常无事生非，有时指着骂骂米香，有时绝食……就这样，米香心里无论有多苦有多难有多委屈，也还得耐着脾气，任凭男人撒泼，等他平静下来后，再去劝慰他……

想着想着，米香眼里的泪流得更欢了，后来忍不住，终于唏嘘有声地哭起来。男人叹口气，说离吧，这是没有办法

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我也实在不愿啊。米香忍住哭泣，说：我离了，你咋办？男人说你别管我，只要你和孩子有个出头之日就好。

米香想了半天，才勉强答应了，说等我找到合适的人家后才能离，而且我必须带走一样嫁妆，你必须答应。否则，我就不离婚！

男人想都没想，说没问题，家里的东西任你挑任你选，我绝不阻拦！

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米香这才彻底放下心来。

经人介绍，山后有个光棍汉全林和米香认识了。全林因为说话结巴，家里贫困，一直没有找下媳妇。

对于全林，米香没有话说，因为自身的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，只要人家不嫌弃

自己就阿弥陀佛了。

全林得知米香的情况后，很是同情米香，说米香，我，我不嫌弃你，我，我没别的本，本事，但，但只要有、有我吃的，就不会饿死你。

米香说，我跟你结婚，嫁妆还是要带的，可能会让你失望，有一样嫁妆很特殊，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？

全林说傻话，嫁妆我，我能不能不要？本想瞒着全林，米香想了想，还是对全林说了实话。

米香的话音一落，全林眼都没眨，就使劲点头，说米香，你，你的嫁妆我照单全收，收！

没有多少天，米香离婚了，然后和全林举行了婚礼。

新婚之夜，亲戚朋友都走了，闹新房的人也走了。新房里，除了新郎全林和新娘米香外，还有另外三个人，他们围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热热闹闹的，屋子虽然没有多少像样的家具，但显得很温馨。

那三个人是米香的两个孩子和她的前夫——这次米香改嫁，不但带来了她的两个孩子，还有她的前夫，这就是她的“特殊嫁妆”！

经常想起昔日家乡的旧宅。那是临水而建的一处小房子，红瓦白墙，总有顽强的细草从瓦缝里挤出来，有的还开着无名的小花。门前用细细的栅栏围起一处菜园，种着五色缤纷各种各样的蔬菜。房子是南北贯通的，对着太阳的方向开了几扇小窗。那时很少有人家能用得起玻璃窗，都是用透明度较好的塑料布，钉在木的窗棂

的家，便是用鸡毛掸子打扫柜子上的灰尘，用笤帚细细地清扫炕席上的灰尘，然后用另一把笤帚扫地，再轻轻地往地面上擦一些清水，以压住轻扬的尘土。

日子清苦，饭食也简单。多数时候是苞米渣饭，或者苞米面饼和窝头。土豆和白菜是最常吃的菜。那时家里有祖母、父母和我们四个孩子，一共七口人，每次母亲都要做一大锅的饭菜，那



夜归图

朱本龙

● 散文

## 绿水人家绕

唐继东

上。太阳光能够透进来，从窗里看外面的景物，却朦朦胧胧。窗户上下分扇，天热的时候用一根木棍把上扇支起，就有江风轻飒而入，一下子变得凉爽。

房门是木制的，推开时总有“吱呀”的声响。进门后的厨房里有灶台和北方农家惯用的大锅，墙角堆放着一些备用的柴火。再进一叠门，一面是土炕，炕上靠墙一侧是叠好的被子。和厨房隔开的墙上开一扇小窗户。那时虽已有电灯，但经常停电，加上电费太高，家里常用来照明的还是油灯和蜡烛。晚上做饭时，放在那扇小窗户前，一点微弱的光，同时照亮两个空间。土炕对面的地下摆着两只老式的箱子，上面有手工绘就的花鸟图案。那两只箱子是父母结婚时请木匠定制的，一直用了几十年。年头多了，就找一个工匠重新涂漆和绘画，待油漆干了，就又像崭新的一样。

我家因为在乡农业站工作的父亲分工包管那个村子的生产，才搬到那里。没有自己的房子。村里便将江边一处村里的房子腾出来给我们住。那处房子离其他人家密集的房舍有一段的距离，加上后搬过来人也不熟，母亲和父亲又都是有工作的人，不像其他多数人家一样只是做农活，所以平时和村里人来往得不多，颇有点遗世索居的味道。

那时的农村还没有水泥地面，最好的也不过是铺的红砖。我家住的是村里的房子，也不好自己改动，还是泥土的地面。我那时帮母亲做得最多

的，有时会因为四个孩子中哪一个的“超常发挥”，害得父亲或母亲只能吃个半饱。

为了让祖母和我们四个孩子能多吃到几次鸡蛋鸭蛋，在农村生活的那么多年里，母亲始终自己养鸡养鸭，有时下蛋多的时候，还能换回一点零花钱。还养过猪。每天放学后，我和哥哥、弟弟抢着喂鸡喂鸭喂猪。它们一看见我们放学，便会自然地围拢过来，鸡“咕咕”地叫，鸭“嘎嘎”地叫，猪也哼哼唧唧地像是说着什么。我们总是急急忙忙地放下书包，拿上喂食的盆盆碗碗，去加入那支快乐的小分队。

我们住在那里第一年的春天，家里来了几只燕子。是一家三口，从敞开的房门不请自来，在屋子里轻盈地飞了几圈，叽叽喳喳地叫了一阵，似是在征得我们的同意，然后便飞出去衔一些细草进来开始筑窝。我们全家人都因为这一家的到来而欢喜异常。母亲说：燕子是有灵性的动物，它们选择住处，一定是要洁净善良的人家。我们听了更是郑重，唯恐哪一天燕子飞走了再不回来。

于是每年的生活里多了一次秋日的惜别和春天的期盼。每当三四月份，燕子总是和春天一起飞来，一只一只，剪开春风，暖了春水。也带给幼小的我们，无法言说的喜悦和快乐。

后来，我家从松花江畔搬到乡镇，再到县城、省城，恍惚之间，已经不知有多久没见到报春的燕子了。

多少年后才知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，那是怎样富丽繁华的时光。

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这句民谣，原先不是来之于民间，而是来之于官府。北宋京都开封盛赞苏杭曰：“苏杭百事繁盛，地称天堂。”元初词作家周鼎把这两句民谣引，变为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。民众在流传中，又渐渐改为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元初词作家周鼎把这两句民谣引，变为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。民众在流传中，又渐渐改为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元初词作家周鼎把这两句民谣引，变为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。民众在流传中，又渐渐改为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元初词作家周鼎把这两句民谣引，变为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。民众在流传中，又渐渐改为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元初词作家周鼎把这两句民谣引，变为“天上天堂，地下苏杭”。民众在流传中，又渐渐改为“上有天堂，下

## 苏杭为何称“天堂”

陈永坤

昨夜星辰昨夜风  
画楼西畔桂堂东  
身彩凤 无翼心有灵  
一语通 隔在送  
钩香酒暖 分骨射  
骨蜡惜 红暖余  
庭官去 在 马兰香  
香 犹 踏 蓬

唐继东书于 2011年1月22日

● 域外见闻

## 悉尼歌剧院

高玉成

到悉尼之前，我对悉尼歌剧院一无所知；回国后向朋友说起，他们却个个耳熟能详，越发让我感觉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。

悉尼歌剧院的与众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奇特的造型，由两组相连的不规则的白色弧形角状屋顶合盖而成。有人把这些角状屋顶视为鼓荡在海湾上的帆船，而我倒觉得它们更像是一些张开着的银色贝壳。观赏悉尼歌剧院可以是全方位的。西面一处高地上，可以俯瞰到歌剧院全景；尼朗岬广场上，可以近距离观赏；而东面的海面上，又有专门的游船，可以做海上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剧院东临大海，北面坐落着一座横贯海湾的港湾大桥，西南方向又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绿色植物，所以整个环境显得十分优美，也构成了悉尼市的主要风景线。

这个被称为雕塑式建筑的经典作品，是丹麦的一个叫约恩的人设计的。导游为此还讲了一个故事：上世纪50年代，澳大利亚面向世界征集歌剧院设计方案，在最初

海选中，约恩的设计就被淘汰了。终审专家对报上来的设计方案不甚满意，要求把所有方案拿来一看，结果这个从废纸篓里捞出来的方案一就被选中了。之后，不管别人把剧院比做帆船也好，贝壳也好，约恩本人却说，他的创作灵感其实只是来源于一些切开的橘子瓣！遗憾的是，在歌剧院的建造过程中，由于与澳大利亚政府失和，约恩中途离开了澳大利亚，从此再也没有来过；直到前两年去世，他也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这个不朽之作。

悉尼歌剧院有歌剧厅、音乐厅、电影院乃至餐厅、咖啡馆、酒吧大大小小共900多间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表演艺术中心之一，仅音乐厅就能容纳近3000人。作为世界级的表演艺术中心，这里每年要举办交响乐、流行乐、爵士乐、歌剧、舞蹈等多种表演约3000场，全世界演出团体和艺人，都能够在这里表演为荣。咱们河南电视台的《梨园春》栏目，竟然也在这里开过戏剧晚会——这一信息让我感到格外兴奋和骄傲。

在歌剧院内参观的时候，正遇到一个交响乐团在音乐厅排练莫扎特的一首名曲，导游反复提醒我们，切勿喧哗说笑，否则人家会因咱不礼貌而停止排练。进入到音乐厅，柔和幽暗的灯光下，依稀可见室内装修得华丽而考究。乐队指挥头发苍老，神情凝重，手势娴熟而优美，仿佛各种管弦乐器之声不是弹奏出来的，而是被他用双手牵引出来的。我们屏息凝神，远远地驻足观看，尽情感受着高雅艺术的庄严和肃穆……

严格信守诺言，每次游幸清漪园，都过午即返。没有亲眼观赏过清漪园的夕阳美景，成为乾隆一生的遗憾。

1860年，北京西郊的清漪园、圆明园等几座皇家园林被英法联军焚毁。光绪皇帝继位后，慈禧太后兴起修园之意。在光绪皇帝生父醇亲王的支持下，修复园林终于成为现实，本应由内务府负责的皇家园林修复工程，却成为海军衙门的承建项目。重建工程的总设计师雷廷昌，他把自己的心血和祖传的精湛技艺，都投入到修园工程中。修复后的园林改名颐和园。

故宫与颐和园分别代表着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两部分“礼”和“乐”。故宫是皇家宫殿，代表着庄重、威严、规则、政治和法律等是“礼”的象征，而颐和园则是中国最大、最有代表性、保存最完好的皇家园林是“乐”的象征，代表了皇家政权中最人格化的那部分内涵。

## 《颐和园》

王艳伟

颐和园的前身，是乾隆历时15年耗资近500万两白银，于1764年建成的清漪园。清漪园与静明园、静宜园、畅春园、圆明园一起，在北京西北郊连成了一片庞大的园林区，史称“三山五园”。

《颐和园》里讲述了关于清漪园的很多故事、传说，及至今未解的谜团。例如，乾隆皇帝在清漪园建城之后，第一件事便是写了一份“检讨”，规定自己永远不能在清漪园中过夜。此后三十多年里，直到去世，乾隆都

当我仔细一算账，连自己都惊呆了。我一个月光是用来打车的钱就将近3000块，仅仅是为了多睡一会儿或者嫌自己开车太麻烦。而我将这种个人习惯在工作中，更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虽然我以前觉得，这样做体现了我对员工的关心爱护。

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开始关注成本控制，有条件地控制那些不应该被随意放大的成本。比如交通问题，此前公司为某些员工支付了每月高达千元的交通成本，目的是让他们工作效率更高，或者更舒适地完成工作，但我相信，如果将这1000块钱变成给他们增加的薪水，他们同样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工具高效地完成工作，而且还会完成得更好。毕竟对每个打工者来说，多发1000块钱现金让他感受到的变化和工作动力，远远高于我让他们舒服地打着车干活。

然而，这仅仅是一个细节，就像打一次车花销好像不大，但积累一个月就惊诧了我一样，在一个公司的运作中，有多少这种细节是需要关注的？有多少钱花在了不恰当的地方，或者说压根儿就不该花？这些完全可以节省下来的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公司的利润，可以分配给员工，让大家更好地生活吗？

随后又发生了另一件事，让我彻底意识到每一个细节的成本考量多么重要，业务成本的控制对公司的发展多么重要。

某天，我去拜访精品购物指南传媒集团（就是在北京家喻户晓的《精品购物指南》《风尚志》等报刊隶属的集团）的老板张总。在我心目中，精品传媒集团无论从规模、收入还是行业地位来讲，在全国都是城市类媒体的No.1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一个运营成本巨大、收入巨大、影响力巨大、品牌效应巨大等各种都牛B的公司。我认为他们和众多外企一样，愿意以高成本换来高地位、高品牌价值。

就在我和张总交谈的时候，他的助理进来了，好像是集团当时要做一个品牌推广活动，助理拿着设计好的纸袋样品进来请张总过目，看是否符合要求。

一般来说，这种规模的企业，一个活动中需要的印刷品不必要由老板亲自定夺，但助理却好像很重视这件事，我想张总可能是个非常

注意细节的人，要么就是这个活动很重要，重要到需要老板亲自关注每一个细节。

大概过了十几分钟，张总提出了那些设计上的修改意见后，助理转身要走，张总突然问了一句：“小王，这个纸袋对方怎么报价的？”

“哦，好像是一块七毛钱一个吧？”

“多少钱？一块七毛钱？怎么这么贵？”张总冷不丁却很严肃地问我。

可能助理也没想到张总会问这么细节的问题，所以一时没想好怎么回答。

张总又接着说：“印刷这事儿瞒不了我，我也是从基础干起来的。就这纸袋，印出大天来也不过一块五一个，难道你们砍了半天还涨了个两毛钱？好，这纸袋一印就是上万个，就这一次活动用。每次都不考虑这些细节，一年下来不得浪费个几十万啊？”

“呃……”助理有点支吾，看得出这事儿并不是他去谈的，也有些尴尬。

“好了，这样，你跟市场部说，让他们重新谈，实在谈不来的不用我亲自跟制作公司谈？这些细节不控制好了，咱们哪儿有利润可言？你去抓抓安排吧。”

助理走后，倒是我惊讶了半天，我没想到这么大一老板对生活



茅侃侃 著  
《像恋爱一样去工作》

成本控制的把关严格到这种程度，甚至到了“抠门儿”的地步，而且感叹张总已经做到了集团的一把手，竟然还对业务的细节了如指掌。

当时我就一个感觉，我自己距离一个优秀的企业领导者，差得太远了。

日子过不下去不老老板

当我的花钱观有了一个明显转变后，处理问题的很多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

例如有的员工来找我谈加薪：“茅总您看，北京生活成本这么高，我每天上下班公交车换地铁，差不多小十块钱，一天三顿饭少说三十来块钱，房租一个月一千五，还不算其他的日常开销。这两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资，我真没法过了。”

听起来，是我让他过不下去的。凡是做过老板的，最郁闷的就是遇见这种员工。说这些话的员工大部分被Fire了，估计他们也到老板恨之人骨。倒不是错在他说的话本身，而是他的思考角度有问题。

## 连载

玛拉把手伸进袋子里，拿出档案比刚刚写下的名单。当她用电子邮件把他们与子爵的会面结果告诉朱欧时，门房匆匆跑进了酒吧：“柯曼先生，有一封信。”

“麻烦你把信放下就好。”班一面说，一面将啤酒倒进玻璃杯里。

“对方要求一定要把信交到您手中。”门房回答。

班放下玻璃杯，伸手拿出皮夹。玛拉转了转眼珠子。她想这些饭店员工只是想搜刮一点小费罢了。

“麻烦你了。”班将钱交给门房，取回了信。

信封摆在两人中间的桌面上。“你不打开吗？”她问。她的好奇心很强，绝不会就这么把信放在面前。

“不必，只是贵客来通知我考古遗址那边的近况而已。”

“遗址那儿有什么进展吗？”

“没有。他们发现了较晚期的艺术品，不过没有一样是15世纪初期，或是吐火罗人时代的物件。这件事很奇怪，因为理查的探测小组发现了早期吐火罗人完整的木乃伊和布料样品，我们却再也挖出其他东西。基本上相关的物件都会埋在一起——毕竟，那里本来就是墓地。”

这时班打开了信封。

他展开那封信纸。在他研读着那些纸时，玛拉问他接下来该如何规划旅程，他却没有任何回答。“班，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？”

他抬起头来：“玛拉，这是席瓦教授送来的信。他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来过饭店。他要我们明天一早就去他的办公室，还说要给我看一样我正在寻找的东西。”

隔天早晨，他们在大厅碰面后，她立刻以安全为由，主张最好绕道去里斯本大学。除了她前几次与艺术品窃贼的会面外，她都不曾刻意提防那个跟踪她和班的中国人。可是现在她需要更谨慎一些，也不能再向班隐瞒那个中国人的事。

“你说我们必须先坐火车再坐出租车，再步行到里斯本大学？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冲口而出。

“班，有一个中国官方背景的人，已经跟踪我们好几天了，也许还要更久。我觉得好像在香港机场见过他。你还记得我把咖啡泼到人家身上的事吗？”

“记得。他想做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中国人知道有一张重要的地图出土，而且被偷了。他们应该是希望从我们身上找到那张地图。”

“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”

“我不想让你烦心。而且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都没有必要隐藏踪迹。”葡萄牙一里斯本

玛拉在确定没有人跟踪他们之后，便和班走进里斯本大学的校园。他们很快就找到了教授办公室的大楼。直奔位于三层的教授办公室。

席瓦教授的办公室门口挂着一块铜刻的名牌，他们希望他的助理帮忙通报，却根本找不到他的秘书或助理，班只好直接敲门，却没有入应门。

“我们该直接进去吗？”班问道。

“我想是吧。”

他转开门把，把门推开了一条缝。

“教授”班朝着门缝里叫道。

等不到回答，班便推开门，直接走了进去。玛拉跟在他身后。办公室里竟然一个人也没有。

“也许我们来得太早了。”

“有可能。但是昨午的信上，要我趁着‘露水未干’时就过来。这表示他建议我们最好在清晨抵达。”

玛拉环顾房间。墙壁的架子上摆满了书，地上也堆满了纸张。标准的忙碌学者的办公室。

“不知道他人在哪里。”

“太奇怪了”，班开口，“昨天，他的办公桌上还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书和本子。”

“除了那本书以外。”玛拉指着桌上的一本很大的书。

班拿起那本书，书名《圣者的一生》。

玛拉注意到书露出一张小纸条。“这是什么？”

班打开书：“这是夹在圣文森这一章的书签。”

玛拉走到班身旁，看着那一页。页面的空白处有用铅笔写下的注解，是她看不懂的文字：“你知道这上面写些什么吗？”

“这只是向圣文森的祈祷经文，用拉丁文写的。”

“你可以帮我翻译出来吗？”他展开那一页念道：

“哦，敬爱的圣文森！原谅我。你命我隐藏在黑暗中，并用红白武器守护秘密，荣誉却照亮了我的内心。洗尽我的罪恶吧！好让在那耶稣基督里加入我的同道。”



《盗图贼》